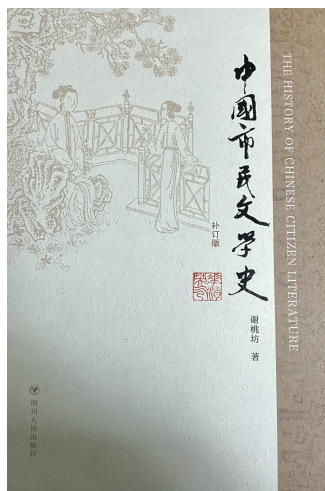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内首部研究“市民文学”学术专著 《中国市民文学史》补订版推出



《中国市民文学史》2022年版

在写“中国市民文学史”之前，首先要界定何为中国意义上的“市民文学”。在词学研究专家、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桃坊看来，它是封建社会后期于市民阶层中兴起后流行于都市的、通俗的、表现市民社会的文学，其种类与形式复杂多样，卷帙浩繁而散乱，历史线索模糊，尤其是有许多待开垦的“土地”。

“市民文学”与“通俗文学”相近，尤其是宋以来流行于都市的各种通俗文学，如话本、歌词、诸宫调、戏文、杂剧、散曲、传奇、花部、时调小曲、花鼓词、弹词、子弟书、拟话本，以及历史演义小说、武侠小说等等。

谢桃坊长期致力于词学研究，著有《宋词概论》《中国词学史》《宋词辨》《词学辨》《宋词论集》《唐宋词谱校正》等。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在《百年词学通论》中，将谢桃坊列为“百年词学研究第五代的代表人物”。宋词本是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，通俗歌词在市民文化娱乐场所瓦市甚为流行，具有市民文学性质，所以谢桃坊在搜集词学资料时亦关注宋以来的通俗文学。



在书房中伏案工作的谢桃坊。张杰 摄

研究柳永词作 生发对“市民文学”的研究兴趣

1985年春天，在研究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时，谢桃坊凭直觉注意到柳永与新兴市民思潮的关系。尤其是柳永被普遍认为“接受了都市市民思潮的影响，因科举落第而不可能进入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生活，只得加入了都市民间通俗文艺的队伍，为下层民众写作”。这引发了谢桃坊对“市民文学”浓厚的研究兴趣。

对自宋代以来的通俗文学进行学术研究，虽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，难点较多，需要打破词学研究的思维定势，但却激发了谢桃坊的浓厚兴趣与探究

精神。在他看来，“市民文学”虽不是正统，但却是客观历史存在的一部分。它们为什么会存在？为什么会受欢迎？有哪些可取之处？又有哪些较大的缺陷？这都是值得研究的。

谢桃坊花费了几年光阴，对中国“市民文学”进行专门研究。进入这个领域，让谢桃坊对传统文化中比较异质的那一面有了新认识。同时他也发现，其中有非常富有生命活力的东西。

学术专著生命力旺盛 首版25年来已出到第四版

浓厚的研究兴趣，促使谢桃坊写出了《中国市民文学史》。在这本书中，谢桃坊首次对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所注

意的话本、讲唱文学、戏文和小说等与市民密切相关的文学知识进行了系统研究。

1997年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后，《中国市民文学史》成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“中国市民文学”的学术专著。2003年、2021年两次修订再版。今年，补订版再次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，可见其学术价值和生命力之旺盛。

在这本书中，可以看到谢桃坊对宋代流行的通俗歌词，宋人话本小说的市民女性群像，中国文学“大团圆”格局的形成，元人杂剧的世俗题材，元人散曲的市民趣味，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主旨，明清时调小曲的文学性质与艺术价值，凤阳花鼓词的艺术特色，近世白话青楼小说的盛衰，现代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，中国市民文学社会化过程考察，中国市民文学受众心理分析等，均有深入、系统的研究。

中国“市民文学”自公元11世纪诞生以来，经过近千年的发展，长期占据大众文化市场。“市民文学”实质上是消遣文学，受众从文艺表演与阅读欣赏中体验到某种美感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好奇心理，并由此获得愉悦与快乐。

“市民文学”的受众兴趣十分广泛，他们不仅喜欢那些社会现实故事，还喜欢其他种种历史的、侠义的、世情的故事。他们从中以代表各类价值倾向的理想人物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，接受民间质朴的伦理道德观念，获得各种有用的文化知识。在梳理、书写市民文学史时，谢桃坊也不掩饰自己的一些基本价值判断，如对“市民文学”中活泼积极、反封建礼教的一面给予肯定，对消极、庸俗的一面给予批评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蒋瑞尧

全景再现乌蒙大地浓情画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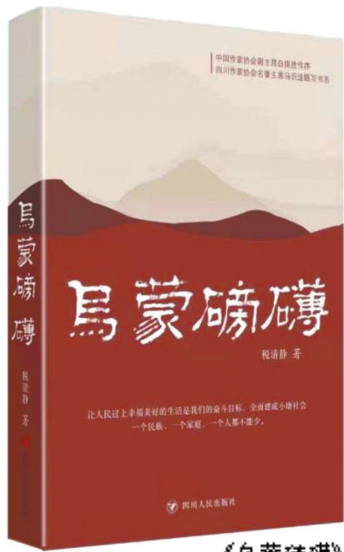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《乌蒙磅礴》

□宋雨霜

四川省重点出版图书、脱贫攻坚“万千百十”工程扶持作品长篇小说《乌蒙磅礴》，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作序、108岁著名作家马识途题写书名，作家税清静历时3年，以30万字篇幅，从中国西南贫困山区一个叫“朴市村”的村庄脱贫变迁着笔，讲述了乌蒙山腹地近90年的历史进程，特别是乌蒙山区脱贫攻坚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。

小说故事鲜活有趣，细节真实感人，人物有血有肉，语言生动朴实。书中不仅有第一书记陈小李及其团队为实现“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”而展现出的青春风采，还有一辈子初心不改只为让老区人民“过上好日子”的老红军陈国栋的倔强形象，以及为了脱贫攻坚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人物陈茜茜，更有诸多新时期新农民的思想变化以及新农村文化和现状的思考。

虚构是小说的特质之一，一部好的小说，必须富于想象力。我在阅读《乌蒙磅礴》时，无数次被小说里的情节打动得掉下眼泪。有时我甚至怀疑，这不是虚构，而是写实，甚至于就是在写我



《乌蒙磅礴》

的生活，我的经历。

我曾是一个留守儿童，老家在重庆市黔江区一个偏远小山沟里，后来考上大学、读研，成为一名大学教师。

书中第一书记陈小李在一次走访过程中，碰到一个小女孩头枕着石头在路边上睡着了。陈小李叫醒她后去她

家里，看到她家外墙开裂，里面破烂不堪，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家里只有她和一个瞎老太婆……读到此，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，那时父母外出打工，我和姐姐穿得脏兮兮的，甚至头上还长了虱子。开学买不起新书包，只好把旧书包豁开的口子缝了又缝。

我曾摸黑走夜路，踩着泥泞的路去镇上等打工回来的爸爸妈妈，甚至曾在路边睡过觉。幼小的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留在我身边，一定要去外面打工挣钱？读完小说，我在想，那时怎么没遇上一个叫陈小李的第一书记呢？

这些年，我的家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跟小说中描写的一样，农村的交通改变了，居住条件好了，生活环境改善了，生活质量也提高了，许多人留在家乡也能挣钱养活一家老小了。

伯吉斯曾经说过，小说本就是为了描写“现实生活中理应发生的事情”而诞生的。因此，想象力并不只是指虚构的能力，还包括叙述进程中对情节和场景细微的想象，以及对叙述对象的局部进行畸形放大。有时小说犹如超现实主义

不可能注意的细节和思索。《乌蒙磅礴》关于乡村生活的描写，激发了我的乡村记忆，引发了对过往生活的思考，也有对乡村发展变迁的期待。

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：“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。”《乌蒙磅礴》中的人物，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，都是鲜活的、立体的，他们说的话他们做的事，能让读者感觉到有温度。《乌蒙磅礴》一书中所涉及的几十个人物，都符合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，每个人物的性格都符合其内在的逻辑。此外，好小说也必须要有好语言。汪曾祺说过：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”税清静在《乌蒙磅礴》中保持了他一贯风趣幽默、简洁明快的语言特色，这本书读来琅琅上口，让人时而捧腹大笑，时而掩面长叹，时而百感交集……

《乌蒙磅礴》放眼当下回首历史，巧妙实现了历史与当下、传统与现实、逃离农村与回归土地的无缝对接。全书如书名一般既磅礴大气又温暖人心，通篇洋溢着时代精神、散发着生活的芬芳，充分展现了乌蒙山区人民勇于战胜贫困的精气神，全画幅立体展现了中国农村近百年的沧桑巨变。